

主编 蒋寅 张伯伟

中國詩學

第九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 国 诗 学

第 九 辑

主 编	蒋 寅	张伯伟			
编 委	王小盾	王丽萍	王晓平	王筱芸	
	刘玉才	刘跃进	张文澍	张伯伟	
	张宏生	陆 扬	徐 俊	黄仕忠	
	蒋 寅	戴利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3

新登字 002 号

本书出版得到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专项经费的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学. 第9辑/蒋寅, 张伯伟主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6

ISBN 7-02-004567-7

I. 中… II. ①蒋…②张… III. 诗歌-文学理论-研究-中国-丛刊 IV. I207.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041 号

责任校对: 葛云波

责任印制: 张文芳

中国诗学 (第九辑)

Zhong Guo Shi Xue

蒋寅 张伯伟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20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02-004567-7/B·308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诗学文献学】

- 《艺文类聚》引《文选》考 郭 醒(1)
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源流 尚丽新(7)
明代诗学书目汇考 孙小力(30)

【诗 歌 理 论】

- 语义学和文化学背景下的玄言诗概念 张廷银(65)

【诗 歌 史】

- 王粲《从军诗》析论 [美国]吴伏生(75)
——兼谈古代的颂诗
论析陆机诗歌赋体法与“尚规矩”特点 [韩国]李揆一(82)
因难见巧:宋代六言绝句研究 周裕锺(90)
苏轼七古声调分析 王次梅(103)
汪元量作品考辨二题 张立敏(110)

【诗 学 史】

- 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歌的传授系统 马银琴(119)
墨子引诗现象分析 王清珍(138)

【中外诗歌比较】

- 李齐贤八景诗词与韩国地方八景之开创 [台湾]衣若芬(147)
陆游诗歌与日本江戸文学 郝润华(163)
——以市河宽斋为中心考察
陈曼寿与《日本同人诗选》 [日本]蔡 毅(172)
——第一部中国人编辑的日本汉诗集
“杜诗的画意美”
——以朝鲜申纬所编选的《唐诗画意》为根据 [韩国]琴知雅(182)

【回顾与展望】

子弟书整理与研究的世纪回顾 [台湾]陈锦钊(194)

【书 评】

《周勋初文集》笔谈六篇

读《周勋初文集》 黄永年(206)

功力与识力 罗宗强(208)

别开生面的《韩非子》研究 董治安(211)

一部发明颇多的学术别集 郁贤皓(213)

丰富的知识、严谨的态度与敏锐的思维

——评《九歌新考》 王 青(215)

《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读后 蒋 寅(218)

治学需要诚实的态度 龚毅贤(220)

——试析《中国选本批评》中所存在的问题

【资 料】

怀亭诗话 蒋学坚撰,杨焘整理(227)

越南古代诗学的硕果:《仓山诗话》 王小盾、何仟年(249)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文献目录(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文学系 2000 级硕士生辑(258)

《艺文类聚》引《文选》考*

● 郭 醒

今本《艺文类聚》全书征引自《文选》者凡四十八条,兹列之如下:

卷一 “天部”

“月”: (1)《文选》:“月上轩而飞光。”

卷八十二 “草部下”

“芙蓉”: (2)《文选》:“芙蓉散其华。”(3)又曰:“神飙自远至,左右芙蓉披。”(4)又曰:“菡萏溢金塘。”(5)又曰:“鱼戏新荷动。”(6)又曰:“神蔡止荷心。”

“浦”: (7)《文选》:“新蒲含紫蕊。”(8)又曰:“新蒲节转促。”

“菜蔬”: (9)《文选》:“野有菜蔬之色。”

“葵”: (10)《文选》:“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11)又曰:“譬如后园葵,有叶待秋霜。”(12)又曰:“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

卷八十六 “果部上”

“李”: (13)《文选》:“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桃”: (14)《文选》曰:“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15)“桃生露井上。”(16)又曰:“艳阳桃李节。”(17)“山桃发红萼。”

“梅”: (18)《选》曰:“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

卷八十七 “果部下”

“椰”: (19)《选》曰:“吴椰叶无荫。”

“芋”: (20)《选·蜀都》:“间蹲鸱之沃野,则以为世济阳九。注:济人饿也,叶似蹲鸱。”

“瓜”: (21)《文选》曰:“魏文帝《与吴质书》:‘沉甘瓜于清泉。’”

卷八十八 “木部上”

“木”: (22)《文选》:“树木者忧其蠹。”(23)“根朽则叶危。”

“柏”: (24)《文选》:“青青陵上柏。”(25)“松柏转萧瑟。”(26)“瞻彼陵上柏。”(27)“麋食柏

* 本文收稿日期:2003年8月20日

而香。”(28)《文选》曰:“寒露拂陵苕,女萝辞松柏。”(29)“松柏隆冬瘁,然后知岁寒。”

卷八十九“木部下”

“杨柳”: (30)《文选》曰:“《闲居赋》:‘长杨映碧沼。’”(31)“修杨夹广津。”(32)又曰:“细柳夹道生。”(33)又:“高杨拂地垂。”(34)又:“二月杨花满路飞。”(35)“春林本自奇,杨柳最相宜。”(36)又曰:“长杨荫清沼。”(37)“郁郁园中柳。”

“椒”: (38)《文选》曰:“大王之风,徘徊椒桂之间。”

“桂”: (39)《文选》曰:“秋风生桂枝。”(40)又:“苍苍山中桂,团团霜露色。桂枝生自直。”(41)又:“桂树冬荣。”(42)《选》曰:“青霞杂桂旗。”(43)又:“桂栋留夏飏。”(44)又:“矫菌桂以纫蕙。”

“栲”: (45)《选》曰:“彼榛栲之勿箭,亦蒙荣于集萃。”

“荆”: (46)《文选》曰:“不别荆者,庆云之惠君也。”(47)“荒郁萧森。”(48)“参天榛之蒙笼。”

详考此四十八条引文之具体出处如次:

- (1) 出《文选》卷十六江文通《别赋》。
- (2) 出《文选》卷二十刘公幹《公宴诗》。
- (3) 出《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三十首·魏文帝曹丕》。
- (4) 出《文选》卷二十刘公幹《公宴诗》。
- (5) 出《文选》卷二十二谢玄晖《游东田》。
- (6) 出梁简文帝萧纲《纳凉诗》,《文选》无。
- (7) 出《文选》卷二十二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 (8) 出庾信《陪驾终南山和宇文内史诗》,《文选》无。
- (9) 出《文选》卷七潘安仁《藉田赋》。
- (10) 出《文选》卷二十七《长歌行》。
- (11) 出处无考。
- (12) 出《文选》卷二十八陆士衡《君子有所思行》。
- (13)(14) 出《文选》卷二十九曹子建《杂诗》。
- (15) 出汉乐府《鸡鸣》,《文选》无。
- (16) 出《文选》卷三十一鲍明远《学刘公幹体》。
- (17) 出《文选》卷二十五谢灵运《酬从弟惠连》。
- (18) 出庾信《咏画屏风诗》,《文选》无。
- (19) 出《文选》卷五左太冲《吴都赋》,有缺文。
- (20) 出《文选》卷五左太冲《吴都赋》,引文作蜀都,误。
- (21) 出《文选》卷四十二魏文帝《与吴质书》。
- (22) 出《文选》卷五十一王子渊《四子讲德论》。
- (23) 出《文选》卷五十二曹元首《六代论》。
- (24) 出《文选》卷二十九《古诗》。

- (25) 出《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潘黄门岳》。
- (26) 出《文选》卷二十九何敬祖《杂诗》。
- (27) 出《文选》卷五十三嵇叔夜《养生论》。
- (28) 出《文选》卷二十一郭景纯《游仙诗》。
- (29) 出《文选》卷二十三欧阳坚石《临终诗》。
- (30) 出《文选》卷十六潘安仁《闲居赋》,“碧”字衍。
- (31) 出《文选》卷二十二鲍明远《行药至城东桥》。
- (32) 出《文选》卷二十三刘公幹《赠徐幹》。
- (33) 出《文选》卷三十沈休文《三月三日率尔成篇》。
- (34) 出庾信《春赋》,《文选》无。
- (35) 出梁简文帝萧纲《春日想上林诗》,《文选》无。
- (36) 出谢尚《赠王彪之诗》,《文选》无。
- (37) 出《文选》卷二十九《古诗》。
- (38) 出《文选》卷十三宋玉《风赋》。
- (39) 出《文选》卷二十二沈休文《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 (40) 出《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刘文学桢》。
- (41) 出《文选》卷二十九曹子建《朔风诗》。
- (42) 出《文选》卷二十二沈休文《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 (43) 出《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颜特进延之》。
- (44) 出《文选》卷三十二屈平《离骚经》。
- (45) 出《文选》卷十七陆士衡《文赋》。
- (46) 出《文选》卷二十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
- (47) 出《文选》卷二十九张景阳《杂诗》,脱“楚”字。
- (48) 出处无考。

通观此四十八处,其引文粗疏随意,多有误引错讹,且多集中于第八十二至八十九卷。校勘家们在明代已经发现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三卷的混乱,叶德辉在《郇园读书志》中提到:

(冯)己苍云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宋本亦杂乱无序,(陈)子准云似有后人增入处,非率更原书。^[1]

叶德辉本人则认为“冯、陈二说,余无旧本考证,不能定其是非”,实则即使没有旧本,后人窜入的部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证出来的。即如以上四十八处,实为后人增入,而非《艺文类聚》之原初面貌无疑,因为《艺文类聚》直接征引《文选》是完全不可能的。

《艺文类聚》不可能征引《文选》,是由它的编纂体例决定的。《艺文类聚·序》中曾自述其编纂体例,归纳起来大略有三端:一、“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及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二、“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三、“事居其前,文列于后。”据此可知,《艺文类聚》的编纂,一部分动因是出于对前代编纂书籍,具体说是类书、总集体例的不

满,而自己独创了一个新的体例。这意味着,《艺文类聚》是把《文章流别集》、《文选》、《皇览》、《修文殿御览》等书籍涉及的资料重新编排,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以自己的独特的体例取代它们,这样,这些书就不能成为《艺文类聚》征引资料的原始出处。

《艺文类聚》的每篇都分为“事”和“文”两个部分,从序言中所举的例子来看,“事”大约包括的是《皇览》、《修文殿御览》中的内容,“文”包括的是《文章流别集》、《文选》中的内容,以习见的四部分类观点来说,“事”所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史”、“子”三部,“文”则主要涉及的是“集”部。《文选》是一部文学总集,它的内容只能以单篇作品的形式,存在于“文”的部分。

《艺文类聚》对“事”和“文”作了严格的区分,强调“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事”一般是从“经”、“史”、“子”类著作中摘录的,混入“文”部分的可能性不大,而单篇作品中的内容则有可能被当作事物的出典,进入“事”的部分,《艺文类聚》以前的类书中出现过这种情况,如今见《修文殿御览》残卷中,曾引古歌《艳歌何尝行》^[2],由于该书体例为通篇叙事,故与引用其它资料没有区别。《艺文类聚》的体例规定,避免了这一情况的出现。不严密地说,所谓“事”和“文”部分的内容,区别即在于“引书”与“引文”。

在四部中属集部而被《艺文类聚》列入叙事部分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楚辞》。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楚辞》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楚辞》是产生时间仅次于《诗经》的文学总集,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在汉代,它甚至一度几乎取得“经”的地位,虽然它终究没能像《诗经》一样被尊为经典,但人们从来没像对一般文学作品那样看待它,“论文叙笔”的《文心雕龙》把天下文章分为三十三体,分别加以论述,而《楚辞》却不在这三十三体之中,它是在“文之枢纽”部分中以“两奇”之一的身份存在于《文心雕龙》的。在后世的目录学著作中,《楚辞》虽然最终被归入集部,但除个别情况外,它在集部中也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不属总集类,也不属别集类,而是自成一“楚辞类”。

《楚辞》被列入叙事部分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它在《艺文类聚》出现的年代,已经成了一种专门之学,据《隋志》记载,当时有关《楚辞》的研究类著作已有数种^[3]。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楚辞》更加被人们看作是一部具有整体性的著作,而不仅仅是一些单篇作品的集合。

从《楚辞》的情况看,《文选》如果要具备进入《艺文类聚》叙事部分的资格,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成为像《楚辞》那样的专门之学,从而具备意义上的完整性,能被人们当作“著作”来看待。这一点应该说《文选》做到了,只不过时间晚了一点。《唐诗纪事》载:

(韦)蟾廉问鄂州,罢,宾僚祖饯。蟾曾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念。云:“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4]

从这样的记载看,当时的《文选》确实已被当作了一个整体,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品集合。不过韦蟾为咸通、乾符间人,上距《艺文类聚》的成书,已有二百多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文选学”长期发展的结果。《大唐新语》载: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

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馀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5〕

是从曹宪的后学开始,“文选学”才“大兴于代”的,当然,曹宪之前,萧该也曾治《文选》,但无论如何,在隋唐之际,“文选学”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从《隋志》的著录来看,当时有关《文选》的研究著作还只有一部萧该的《文选音》。可以说在当时,《文选》一书地位远远不及后来重要。不能想象,《艺文类聚》编纂的时候,《文选》难得到《楚辞》那样的待遇。

作为立意整合类书与总集双重特性的新制《艺文类聚》,对已被《文选》收录的篇什多有采取,事实上,以上列举的四十八条所谓《文选》的引文,其所属篇章大多也已被《艺文类聚》在他处选录,在那些地方,它们无一例外地属于“文”的部分。兹将此情况条列如下:

- (1) 《艺文类聚》卷三十,“人部十三·别下”:【赋】梁江淹《别赋》曰:……
- (2)、(4) 卷三十九,“礼部中·燕会”:【诗】魏刘桢《公宴诗》曰:……
- (3) 同上:【诗】梁江淹《拟魏帝游宴诗》曰:……
- (5) 卷二十八,“人部十二·游览”:【诗】齐谢朓《游东田诗》曰:……
- (7) 卷七,“山部上·总载山”:【诗】宋谢灵运《往北山经湖中诗》曰:……
- (10) 卷四十二,“乐部二·乐府”:《古长歌行》曰:……(此篇无叙事,通篇引文)
- (12) 卷四十一,“乐部一·论乐”:【乐府古诗】晋陆机《君子有所思行》曰:……
- (13)、(14) 卷十八,“人部二·美妇人”:【诗】魏陈王曹植《杂诗》曰:……
- (16) 卷二,“天部下·雪”:【诗】宋鲍照《咏雪诗》曰:……
- (21) 卷二十六,“人部十·言志”:【书】魏文帝《与吴质书》曰:……
- (23) 卷十一,“帝王部一·总载帝王”:【论】魏曹叅《六代论》曰:……
- (24) 卷二十八,“人部十二·游览”:【诗】《古诗》曰:……
- (27) 卷七十五,“方术部·养生”:【论】魏嵇康《养生论》曰:……
- (30) 卷六十四,“居处部四·宅舍”:【赋】晋潘岳《闲居赋》曰:……
- (31) 卷二十八,“人部·十二游览”:【诗】宋鲍昭《行乐至城东桥诗》曰:……
- (32) 卷一,“天部上·日”:【诗】魏刘桢诗曰:……
- (33) 卷四,“岁时中·三月三日”:【诗】梁沈约《三日率尔成篇诗》曰:……
- (37) 卷三十二,“人部十六·闺情”:《古诗》曰:……
- (38) 卷一,“天部上·风”:【赋】楚宋玉《风赋》曰:……
- (39)、(42) 卷七,“山部上·钟山”:【诗】梁沈约《游钟山诗》曰:……
- (45) 卷五十六,“杂文部二·赋”:【赋】晋陆机《文赋》曰:……
- (47) 卷三十六,“人部二十·隐逸上”:【诗】晋张协诗曰:……

在这些地方,所有引用资料均不言出自《文选》,与那四十八处所谓征引《文选》的地方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所谓征引《文选》部分不是出于后人窜入,那只能说《艺文类聚》自乱体例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尤可注意的是第(20)条,在引用一个《文选》中的语句之后,还抄入了一条注文:“济人饿也,叶似蹲鸥。”这也是《艺文类聚》征引《文选》的一大可疑之处。《艺文类聚》所能征引的文献,大体应该与《隋志》相当,而《隋志》除萧该《文选音》外,未著录任何《文选》的注本,其它文

献中也未发现曾有过另外的注本。即使是萧注,从名称上看,恐怕也是止于音读,未必及于义训。因此这里所抄的注文,极有可能出自唐人。李周翰注文曰:“蹲鴟,芋也;沃,饶也。言其苗有似鴟之蹲也,可世世济人饥厄。”^[6]第(20)条引文似是从此抄合而来。李周翰注则为《艺文类聚》的编纂者们所不得见者。

清代学者王聘珍曾指出当时古籍校勘工作中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依照《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古类书妄改今本^[7]。这种倾向不仅在校勘学中存在,在辑佚学中也同样存在,其错误在于盲目相信古类书,而没有考虑到,类书本身也是需要校勘考证的。以本文所作的考辨为例,用今本《艺文类聚》对勘《文选》,就必须首先弄清楚《艺文类聚》的讹脱及后人增补的情况,否则,如果盲目信从《艺文类聚》,就可能会误改今本《文选》中本来不误的内容,也可能会认为《文选》在今本外还存在一些“佚文”,然而,正如上文考察的那样,这些所谓的“佚文”有很多是《文选》不可能收录的,出现在《艺文类聚》中是由于后人的错误增补。这样的错误实际已经出现过了,最为突出的,如第(11)条“譬如后园葵,有叶待秋霜”这来历不明的一联,在后世两部以《艺文类聚》为主要参考资料编成的类书——《全芳备祖》和《渊鉴类函》中,都被标为出自《文选》,很明显是被当作《文选》佚文看待了^[8]。这种错误的造成,就是源自对《艺文类聚》的盲目相信。

注 释:

〔1〕《郎园读书志》卷六。

〔2〕《修文殿御览》引题作“古歌辞”。

〔3〕《隋志》所载楚辞类著作:《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楚辞》三卷(郭璞注。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楚辞九悼》一卷(杨穆撰)、《参解楚辞》七卷(皇甫遵训撰)、《楚辞音》一卷(徐邈撰)、《楚辞音》一卷(宋处士诸葛氏撰)、《楚辞音》一卷(孟奥撰)、《楚辞音》一卷、《楚辞音》一卷(释道骞撰)、《离骚草木疏》二卷(刘杳撰)。

〔4〕《唐诗纪事》卷五十八《韦蟾》。

〔5〕《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第十九》。

〔6〕《六臣注文选》卷五《吴都赋》。

〔7〕《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王聘珍曰:“近代校讎,不知家法,王肃本点窜此经,私定《孔子家语》,反据肃本改易经文。又或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凡兹数端,率以今义绳古文,以今音证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奥之经,变而文从字顺,经义由兹而亡。”

〔8〕参见《全芳备祖》前集卷十四,《渊鉴类函》卷三百九十八。

〔作者简介〕 郭醒,文学博士,辽宁大学中文系讲师。

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源流*

● 尚 丽 新

《乐府诗集》是继《诗经》、《楚辞》、《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之后的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其版本状况大致如下:它的初次刊刻约在绍兴初年,南宋一代极有可能存在绍兴本之外的其它刊本。此后从元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重刻《乐府诗集》直至明末,元本通行了三百年。其间经过南监多次修补,以至书板断脱、后来重印者不可卒读。与这种刊印状况相对的是,嘉靖、隆庆以来的文学复古运动大大刺激了《乐府诗集》一书需求量的增长。这种背景要求产生新版的《乐府诗集》。恰逢明末毛晋汲古阁刻书事业之盛与钱谦益绛云楼宋本的出现,二者相结合,为新版《乐府诗集》的产生提供了具体的物质条件。于是,在明末清初的常熟诞生了汲古阁本的《乐府诗集》。

崇祯十二年(1639),毛晋凭私交从钱谦益处借得宋本,校以自己所藏的一个无补版的明修本,并于此年付梓。毛晋的这个校本就是汲古阁本的祖本,我们称之为汲祖本。付梓后产生的最初的那个刻本我们称为汲晋本。大约在康熙八年(1669)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6)之前,汲晋本经过两次订正。第一次校订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我们称为汲本。第二次校订本成为定本,流传最广,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有,我们称为汲宸本。至于三本名称的拟定,主要是根据出版人来命名。汲晋本出于毛晋之手;汲宸本因卷末有“东吴毛晋订正,男宸再订”字样,判其出自毛宸之手;汲本则因不能确定其在毛氏家族中为何人所刊,故暂定名为汲本。

汲晋本和汲本流传甚少,康乾以来,无人论及汲古阁所刻《乐府诗集》存在差异颇大的三本,大约与前二本流传不广有关。汲宸本的流传比较稳定,影响颇为深远。在乾隆年间,被采入宫廷,成为抄写入四库荟要、四库全书的底本;约在嘉道年间,由于书板刷印频繁,几易其主,出现了印刷质量极差的本子,甚至将书名误为《乐府解题》,同时还出现坊肆的翻刻本;同治末年,湖北武昌崇文书局据汲宸本重刻,书局本流传亦广,在1912年还再版了一次;此后,四部丛刊影印了汲宸本,四部备要排印了崇文书局本,使得汲宸本成为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增湘宋本出现之前最为通行的一种版本。

梳理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的源流是有意义的:第一,它为研究汲古阁刻书事业提供了一个个案,尤其对于汲古阁刻书的剽改现象的研究又增添了一个生动的事例。第二,它在校勘上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汲古阁本源自绛云楼宋本,绛宋本舛误甚多,毛宸的两次重订都是努力在底本是一个背离事实之真的古本的情况下恢复事实之真。第三,它是研究清及近现代《乐府诗集》一书的流传和影响的物质基础。清代及近现代此书的传播

* 本文收稿日期:2003年4月26日

和发生影响主要是以汲古阁本为载体,因此对汲古阁本的流传历史的客观描述就十分必要了。

以下我们先从汲祖本谈起。

一 汲祖本

(一)概述

汲祖本的底本是毛晋所藏的一个明修本,虽无补版,但漫漶缺页情况比较严重,不是明修本中的佳本。卷首周序多残缺,故毛晋刊刻时删却周序。缺页处皆抄补。汲祖本以钱谦益绛云楼宋本对校,绛宋本较傅增湘藏宋本晚出,且多有错漏脱讹;即便如此,汲祖本的最高价值仍然体现在宋本勘定之上。

具体负责校勘工作的是毛晋、王咸二人。毛氏校书常延请名士^[1],王咸大约就是这样一位名士。王咸(1591—1676),字与谷,号拙庵。江苏常熟人。咸为毛晋友人,崇祯十五年(1642)为毛氏画《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图上有钱大昕题额,后有朱照廉、段玉裁、陈延庆、吴凌云、善冠等三十五人所书题画诗。可谓以图记毛氏藏书之盛。^[2]在校勘分工上,王咸完成了全书绝大多数的校勘工作。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续志》卷四云:“自卷一至卷六《朝日乐章》,毛氏子晋手校,卷末俱有子晋手识校勘时日,其《夕月乐章》以下则长洲王与谷所校也。”我们的统计与张氏相同,由是可知毛晋仅校勘了目录和前五卷半,其余部分由王咸完成。

全书共有毛晋、王咸校勘手识三十五条,毛晋跋一。分布于以下几卷之末:一、二、三、四、五、九、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三、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六、五十、五十三、五十六、五十九、六十三、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二、七十六、七十九、八十、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二、一百。手识详细记载了校勘时日,以及校勘时的心态,偶有赏评,是研究汲祖本的宝贵材料。手识之外,卷末还有毛晋的跋,与汲古阁刻本之跋稍有出入。大抵刻本之跋更注意修饰文字,且加入一句总结性的评价:“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辞,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

汲祖本现藏国家图书馆。藏印有:“毛晋秘篋”、“铁琴铜剑楼”、“瞿启科印”、“瞿启文印”、“瞿秉渊印”、“瞿秉清印”、“识字耕夫”,卷中还有“毛姓秘玩”^[3]、“汲古阁鉴定”二朱印。结合藏印与文献记载可推知此本的递藏状况为毛晋→毛表→?→张金吾→瞿镛→瞿秉渊、瞿秉清→瞿启文、瞿启科、瞿启甲→瞿凤起→国家图书馆。毛氏藏书约于康熙末年散出,至此书入归张金吾之前,递藏状况不可考得。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续志》卷四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汲祖本的一些状况,诸如毛晋、王咸二人的校勘工作的分配、毛晋的跋、王咸的校勘手识等。虽然汲祖本尚存于国家图书馆,但张氏的这些记载还是有价值的。古籍久置后字迹便会黯灭不可辨认,传至今日的汲祖本比之张氏当年所见,又增残损,故而张氏对毛晋跋及王咸手识的记录还可增补一二。张氏藏书于晚年散出,此书遂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得。铁琴铜剑楼为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肇自瞿绍基(1772—1836),后经子瞿镛(1794—1875)、孙瞿秉渊、瞿秉清(1828—1877)、曾孙瞿启文、瞿启科、瞿启甲(1873—1940)、玄孙瞿凤起递传。根据藏印我们判断汲祖本入归铁琴铜剑楼始于第二代传人瞿镛。因为在创始者瞿绍基那

里,尚未有“铁琴铜剑楼”之称,瞿氏藏书楼尚名为“恬裕斋”,直到光绪元年为避帝讳才改为“铁琴铜剑楼”。此本上未见钤有瞿绍基的藏印(瞿绍基的藏印有“绍基秘籍”、“虞山瞿绍基藏书”、“瞿氏鉴藏金石记”、“恬裕斋藏”等),且瞿鏞所编其父藏书之目录《恬裕斋藏书记》不著录《乐府诗集》,故知瞿绍基在世时尚未收得。在瞿鏞《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中,都有对汲祖本的著录和介绍,大抵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相当。另有瞿启甲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尚辑得毛晋、王咸校勘手识十条。

(二)毛晋、王咸校勘述评

据卷一末毛晋识“己卯二月望日依宋版校正”、卷一百末王咸识“腊月廿四日灯下阅完是夕爆声如雷”,可知二人从明思宗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二月至腊月共花了十个月校毕《乐府诗集》。毛晋跋云“手自讎正,九阅月而告成”,实则应为十个月。校《乐府诗集》时距明亡还有五年,此年毛晋四十岁,王咸四十八岁。

毛晋、王咸的校勘工作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排列绛宋本的异文。第二,偶有按断。为了便于分析,列举王咸、毛晋部分有代表性的校记于下。稍早于汲祖本,大约在1637年以前,常熟还有一个冯班的校本,亦是用绛云楼宋本校元本,冯校本已佚,但在陆贻典校本和劳权校本中尚保留了冯校,我们从陆校和劳校中将冯校辑出,一并排列于下(为便于查找,页数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乐府诗集》之页数。下文诸表所标之页数均依中华本,不再注出):

卷/页	篇 名	傅宋本	元本	王、毛校	冯校	
					陆校	劳校
2/25	黑帝歌	晨[曷]促		咎	宋咎误	
13/193	晋宴会歌	听朝[有]暇	有	以	以	以
14/196	上寿歌	上寿歌	上寿歌	[王公]上寿歌		
36/530	傅玄秋胡行	回目流[采章]	采车	来车	来车	
41/603	李白白头吟	照心胜照井	井	宋刻作并误	并	
43/627	孔翁归班婕妤	铅华谁不[慕]	慕	暮		
47/693	李群玉乌夜啼	既非蜀帝魂	魂		魄	魄
50/738	李白风吹笙曲	[李白]	李白	沈佺期	沈佺期	
53/773	灵芝篇	自伤[早]孤戢	早	一作少		
59/861	胡笳十八拍解題	又有契[声]一拍	声		家	家
82/1155	白居易忆江南	日出江花红胜[火]	火	宋刻作少误		
84/1179	刘琨扶风歌	列列[悲]风起	悲	长		
90/1274	李白横江词	海鲸[东]蹙百川回	东	更		
94/1321	刘禹锡堤上行	长堤缭绕[水]徘徊	水	太		

显而易见,同出绛宋的冯校,与毛、王二人的校记是有一定的出处的。这表现在:首先,较之冯校,王毛之校更为详细。我们曾对全书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从数量上来说,王毛校

可能要比冯校多出一倍不止;其次冯出校、王毛未出校的情况亦有,但不多,应属于校勘中的自然现象,校勘中人为的疏漏在所难免。惟王毛校倍于冯校这种现象颇难解释。清初陆貽典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做出了解释。陆氏认为冯氏有据而王毛引据他书、添加臆改是造成冯略毛详的原因:“大要冯氏所校,即未能详,而确有可据。”“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与冯校往往不合。盖冯校失之略,毛校颇详,而未免引据他书,添加臆改,宜其相去径庭也。”〔4〕经过对王毛校和冯校的分析比较,我们否定了陆氏的说法,理由是:

第一,陆氏此说建立在“毛氏刻本”与冯校的对比之上,毛氏刻本是以汲祖本为底本的付刻本,与汲祖本的差异很大,有较为严重的“添加臆改”的倾向。(详情参下文)

第二,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者,可能有引据他书者,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引据他书的。我们在笺校《乐府诗集》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接触了“他书”,诸如正史、野史、杂史、笔记小说、总集、别集等,即使将典籍亡佚的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所涉及的“他书”的范围和数量也不会不及于毛晋、王咸。我们将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之处核之于“他书”,却发现这种异文常常是惟一的,它与各书都不相同。诸如卷八四刘琨《扶风歌》“冽冽悲风起”之“悲”,《文选》、《文选集注》、《艺文类聚》、《初学记》、《诗纪》俱作“悲”,惟有王咸出校为“长”。卷九十李白《横江词》“海鲸东蹙百川回”之“东”字,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清缪曰芑影宋本《李翰林集》、元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丛刊影郭云鹏本《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鲍松刻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清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俱作“东”,惟有王咸出校为“更”字。再如卷九四刘禹锡《堤上行》“长堤缭绕水徘徊”之“水”,宋绍兴本《刘宾客文集》、丛刊本《刘梦得文集》、《万首唐人绝句》俱作“水”,惟王咸出校为“太”。这些例子说明,王咸所出校的确实只能是绛宋本的异文。这更印证了绛宋是一个晚出的、舛误甚多的本子。

第三,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还有一些其它情况,诸如王毛明确出校为“宋刻作某,误”者,在这种情况下冯氏不出校,可能是因为这些错误太过明显,如卷八二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之“火”字,王咸出校“宋刻作少,误”。再有卷十四傅宋本、元本皆作《上寿酒歌》,冯未出校,独王咸校为《王公上寿酒歌》,实则是根据目录本校得来,亦非据他书增改。

总之,我们对王毛之校持肯定评价,我们认为,较之冯校,它更为详细地反映了绛云楼宋本的面貌。

王毛校记除了详细地排列绛宋的异文之外,尚偶有按断,如最为常见的“宋刻作某,误”。此外,还有对显误者的判断,有时亦稍有考证。下列几例:

卷六一曹植《当事君行》“好恶随所爱憎”之“增”,王校曰“应作憎”。

卷六一曹植《当车已驾行》“侍者打觞”之“打”,傅宋、元本俱作“打”,王校“应作行”。

卷六二梁刘孝胜《妾薄命》“复传苏国妇”之“妇”字,毛晋明修本、丁丙明修本、陆貽典明修本作墨丁。王咸补一“妇”字,出校为“宋缺臆补”。陆校作“宋本缺毛增妇”。

卷六二唐李端《妾薄命》“市里共乘舟”之“舟”字,傅宋、元本俱作“舟”,王咸校曰:“市里非可乘舟,疑作辔。”

上述所列诸例亦同样证明王咸、毛晋的校记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绛宋本的原貌。

(三)对汲祖本的评价

无疑,汲祖本在《乐府诗集》版本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第一,它是用绛云楼宋本校过的,是复原绛云楼宋本的最重要依据。在绛宋亡佚的情况下,它与冯校就是绛宋研究的最宝贵的材料。第二,它是汲古阁本的祖本,是研究汲古阁版本系统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绛宋本与汲古阁本之间的枢纽。

汲祖本的底本虽然是一个无补版的明修本,但属于后期重印本,漫漶、断板现象比较严重,这决定了它会不可避免地保存底本的一些失误。用作对校的绛云楼宋本,是一个比现存的傅宋本晚出的本子,脱漏、讹变、臆改现象严重。毛晋、王咸二人的校勘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绛宋本的原貌,虽偶有按断,对绛宋的讹误稍有纠正,但要保留古本之真就必定要不可避免地保留绛宋本的诸多失误。绛宋本和明修本的版本价值在客观上决定了汲祖本的价值,也就是说,汲祖本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版本。

虽然它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版本,但它出现在明末元本将亡的情况下,以宋本勘定,并且是为了刊刻而产生的一个校本,在其基础之上,诞生了一个新的版本系统——汲古阁本系统。在《乐府诗集》流传的历史上,亦可谓功不可没。

二 汲 晋 本

汲祖本付梓印行,即诞生了汲晋本。汲晋本的刊刻时间也应在崇祯己卯(1639)。我们可以在陆貽典跋中找到确凿的证据。陆跋曰:“余少时同孙子岷自从定远借校毛氏刻本,距今已三十年矣。”陆跋作于“己酉孟夏廿有四日”,己酉为清康熙八年(1669),那么三十年前就是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如此则毛晋刻《乐府诗集》于1639年应毫无疑问。王咸校毕此书在崇祯己卯腊月——“腊月廿四日灯下阅完。是夕爆声如雷”(卷一百王咸题识),这说明这部一百卷的大书不是在全部校完后才刊刻的,而应该是校一部分刻一部分。卷九十二王咸题识亦称“阅竟前一卷,日将下春,因付刻催迫,乃复披阅,不谓遂能终之。初九日识”。正因为校刻都在同一年进行,所以才能赶在年底问世。

(一)传世汲晋本概况

我们发现的汲晋本只有两个:一是藏于南京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题为陆烜校;一藏于上海图书馆,劳权校本。

1. 南图汲晋本

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栏。上鱼尾,每卷首页和末页的鱼尾下题“汲古阁”“毛氏正本”及页码,首页与末页之间的其它页的鱼尾下题“乐府×卷×”。印刷精良,栏线清晰,无断版,有清晰秀美之感,必为初刻初印本。卷首为李序,遗周序。李序上有陆烜黄笔校补。陆烜于李序末题曰:“乾隆己丑三月十八日读李五峰集校补烜”。第二页有丁丙的识语,记录得书始末:“今观汲古跋语,是刻实祖宋本,较元董万元家本为优。经沈文惠藏皮,陆梅谷校叙,余心可珍重,以十番购之。”云云。

藏印有:“子书楼”、“快雪斋”、“归愚”、“沈德潜印”、“梅谷”、“陆烜子之印”、“丁丙”、“四库著录”、“八千卷楼”、“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子书楼”、“快雪斋”二印不知为何氏之

印;“归愚”、“沈德潜印”为沈德潜藏印;“梅谷”、“陆烜子之印”为陆烜之印;其余为丁丙之印。

据丁丙识语和藏印可知此书递藏状况为:沈德潜(1673—1768)→陆烜(? 1766—? 1786)→丁丙(1832—1899)。

2. 上图汲晋本

上图汲晋本应与南图汲晋本为同时所印,都是初刻初印本。上图汲晋本同时又为劳权校本,即劳权以元本校汲晋本,关于劳权校勘诸事,参拙著《〈乐府诗集〉版本研究》,未刊稿。

此本藏印有:“下邳余怀字澹心一字广霞”、“蟬盒”、“丹铅精舍”、“沅喜亭”、“学林堂”、“劳”、“禮”等。可知其为余怀藏书,后为劳权所得。“禮”为劳权之女之印。

(二)从汲祖本到汲晋本

汲晋本基本上是从汲祖本而来。在处理绛宋本和元本的异文上,当二者不能择其一时,通常采用“某,一作某”的形式。汲晋本基本沿袭了汲祖本(元本、绛宋、王毛校)的大量讹误。汲晋本显然在刊刻之前又做过校勘和改动,一方面通过本校或他校订正了汲祖本的部分脱漏讹误,另一方面汲晋本自身又添加了大量的臆改、讹误和脱漏。

1. 以“某,一作某”的形式反映绛宋本和元本的异文:

卷/页	篇 名	傅宋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晋本	冯校	汲本	汲宸本
48/709	采桑度	歌吹当[春]曲	春	初	初一作春	初	初一作春	初一作春
63/920	刘孝胜升天行	方朔[问]星辰	问	望	望一作问		望一作问	问一作■
70/1000	鲍照行路难	寒风萧[索]一旦至	条	索	索一作条	索	索一作条	索一作条
81/1141	刘禹锡竹枝	道是无[情]还有[情]	晴	情	情一作晴		情一作晴	情一作晴
91/1282	杜甫哀江头	昭阳[殿]里第一人	宫	殿	殿一作宫		殿一作宫	殿一作宫

注:■,代表墨钉。下同。

2. 沿袭祖本(元本、绛本、毛校、王校)之误:

卷/页	篇 名	傅宋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晋本	冯校	汲本	汲宸本	备注
4/45	庾信周祀圆丘歌	庾信	无		无	庾信	无	补出	元本
62/900	谢灵运悲哉行	穆葛欣薰[紫]	荣		荣	紫	荣	紫	元本
65/947	李颀缓歌行	悔作从来任[侠非]	缺	侠儿	侠儿	侠非	侠非	侠非	王校
72/1022	顾况古离别	[顾况]	顾况	删		删			绛宋
87/1226	梁时童谣	不欲[见]临父贺子	脱		脱	见	见	见	元本